

中山印象

刘兆林

中山的山,最高者,也就500多米,不高是肯定的了,但,有仙则名!孙中山的故乡就是现在的中山市。

国庆节前夕,我来到南海之滨的中山市,为的就是看看那儿的山和树。古语不仅有言,山不在高,还有言,百年树人!中山百多年前名为香山,仅是村镇而已,改革开放后才发展为地级市。如今中山的山,已是绿水青山、金山银山了。

数日里,游走在中山,感触最深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所到之处,几无裸地,无绿地的地方,不是广场就是道路或水塘,而路边或塘边,仍植有婀娜多姿的树。所有的山虽不高,却被郁郁葱葱的大树小树覆盖,反而是起伏不大的平地,树都高大得顶天立地,如巨伞,遮天蔽日。甚至有的村中,树荫下可容百八十人,或乘凉或开会,那景象我在好几个村里见过。

一年四季都绿着的大树小树,本身就有凝聚力。在村中,家家房前或屋后都有一两棵树,树下便成了老人和孩子们的露天活动场,连小猫小狗都乐意听人们在树荫下闲话家常,听得高兴了,便摇摇尾巴,那景象真是天人合一呀!

我在中山南区街道曹边村时,恰逢村里从省城请来的牛塑艺术家在搞巡展。那天天空特别晴朗,也异常热,村广场上的观众乐而忘返,人们摇扇细观,老人们在儿孙的陪伴下,抚摸着牛塑的头啊,眼啊,嘴啊……仔细地端详那栩栩如生的作品。村中树荫下,也放置了人牛和谐相处的鎏金雕塑,令人独自散步也不觉寂寞。

再来说说罗三妹山的树吧。那么小小的一座山,天然林就有300多亩,除生长有名贵的土沉香树、大叶香树等岭南特有树种外,还有多种虽不名贵,却爱活好用的杂树。在中山,名贵的树还有多种,如水彬、白桂、香樟等,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中山的树凤凰木,不仅树形美,而且高大挺拔、富丽华贵,被誉为世上色彩最美的树种之一。

在地形颇有起伏的田坡村,几棵树边建了个四边和顶棚都透明的玻璃书屋,书屋里光线特别好,读累了可举目望望天,望望四周满眼是稻田,连稻田中飞着的蝴蝶、远处的鸟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还可登梯上到屋顶,伸伸腰,喝口茶,放松一会儿,人仿佛待在了画里。

中山市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,明显爱提文化二字。我不仅看到了众多社区书屋、诸多当地名人故居,甚至在弄堂、街道、市场都可感受到浓郁的文化味儿。有天晚上,在一家酒店就餐,我就感觉到浓郁的文化气息。一幅幅别具雅趣的对联、画作、书法等恰到好处地悬挂于大小餐室里,还有古今中山籍文化名人的名言、佳篇、书画等都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文化气息。

秋天的田野

(组诗)

魏志强

看着秋风又摇曳一地黄叶
小鸟衔起一颗谷粒飞远
看着青山幻化成七彩
伸出手去,把一缕阳光握紧
就像握紧秋天里的碧水长空

看着流水清瘦,鱼儿游回河底
一片红叶向大地献出真诚
看季节在田野里转过身
一只蝴蝶飞入油菜花的金黄里
再也无法找寻

秋天的田野,正在还天空以辽阔
还万物以深情

二

旷野里,一棵沉默的树
把阳光和雨水,云朵和鸟鸣
悄悄镌刻在新生的年轻里
倾斜的光线下,草尖的露珠
在微风中轻轻颤动

麻雀早早飞去了山后
金黄的谷地敞开心扉
戴着斗笠的稻草人,依然沉默
这里不见星辰,不见白云,
只有天空蓝得彻底

远远的河岸,芦花雪白
痴守的目光像极了年迈的母亲
秋天,田野的生命在奔跑
这些生活的跋涉者
历尽风雨,把微笑和成熟
一点点还原出来



插画 董昌秋

柳黄屯

魏泽先

柳黄屯是坐落在大凌河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子。

明崇祯二年的春天,佟姓蒙古族先民迁徙至此,见地形有如一个瓶子,于是有人说了一句蒙古语:隆和图。隆和图,蒙古语就是瓶子的意思。后来也是巧合,这里到处都是柳黄树,叫白了,谐音柳黄屯,便流传至今。

柳黄屯有座山,山顶上有一幅岩画,刻的是一只大龟和一群小鱼。岩画所刻大龟身宽约一米,尾巴到脑袋长约1.5米,大龟朝向正北,小鱼数只,分布在大龟身旁,所朝方向不一。仔细查看,在大龟腹内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图像,可惜的是被后人胡乱刻画,有些模糊了。有考古专家看了,猜想这岩画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,可能与上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,并且说应该叫“天鼋”才对。

置身于有岩画的山顶,苍山如海,山水之间,树林、田野、村庄如画卷般铺陈,层次分明。俯视山下古老的大凌河,阳光下波光闪烁,银练般从大山中迤迤而来,又迤迤而去。问当地村民:“这幅岩画可有传说?”村民说:“没听说过,小时候,每年正月初一,老人都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到这里放鞭炮。”

在岩画下边西北方向,直线距离大约百米的地方,山崖上有一个鸽子洞。能容纳百人居住。让人不禁联想:在五千年前,这个石洞里居住着一群原始人,他们崇拜的图腾就是鼋。于是,就把鼋刻在了山顶上,以为族徽。

柳黄屯东面大凌河岸边有一个古渡口,大凌河古称白狼水,那时,河面宽

阔,水流滔滔,两岸百姓来往皆靠舟船摆渡,这里也是重要的军事要塞。

据史书记载,公元289年,慕容廆率部于今锦州义县“徒河之青山”,北迁棘城,回归先祖龙兴之地,今北票章吉营子乡三官营子村立都,就途经此渡。

因为慕容家族在传说中是“黄帝之后”,棘城是“颛顼之墟”,即上古五帝之一颛顼的旧都。

慕容廆顺应时势,运谋深远,抚民爱众,教以农桑。他向东晋派出的使臣,经此古渡南下入海,带着慕容氏的诚意,远赴建康(今南京),又辗转万里,再经古渡,带回了汉民族的诗书,带回了吴地的桑麻,“求种江南”,于辽西大地播下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种子。

由于柳黄屯的历史和地域原因,当地的小吃也别具特色。

“地鲜莫过于笋,河鲜莫过于鱼”。在柳黄屯,一条大凌河鱼,有八种做法。按照顺序分别是:剁椒鱼头、烧鱼段、拌鱼肚、炸鱼鳞、酱烤鱼尾、烤中段、清蒸中段、软炸鱼段。鱼头鱼尾、鱼鳞鱼刺,煎炒烹炸煮蒸炖,花样翻新,一鱼多吃,除了苦,四味俱全,再喝上一壶当地自酿的桂花酒,人生不虚此行。

在柳黄屯,还有两样绝对属于当地特色的小吃,敢世上独一无二。一是蒙古族馅饼。蒙古族馅饼并不稀奇,稀奇的是柳黄屯的蒙古族馅饼。

辽西5月,槐花儿开,漫山流甜飘香。山下农家园子里的韭菜喝透一场春雨,伸出鲜嫩的小手抓挠,扯住春风疯长。人从山上摘来一筐蜜蜂和蝴蝶

围着飞的槐花,再到园子里割来第一刀韭菜,一起在井台上摘洗干净,把槐花烫一烫,把韭菜切碎,拌在一起,啥作料都不用加,放一勺荤油就够了。用做蒙古族馅饼的方法和面,在锅台上一边包一边烙,烙出的馅饼皮薄如纸,上面的油花儿眨巴眼儿,满屋喷香。用筷子夹起来,迎着亮光照射,透过金黄的面皮看得见馅饼里头嫩黄的槐花和碧绿的韭菜。咬一口,酥脆鲜嫩,一股滚烫的汁水在口腔里打滚儿,槐花与韭菜两种味道的完美结合,淡淡的花的甜香中掺着韭菜的微微辛辣,与荤油的肉香携手,清淡不腻,美味无穷。

另一种小吃,就是血肠。血肠是北方人的传统食品,而就辽西来说,有清血肠、荞面血肠等。而在柳黄屯有一种血肠,叫高粱面血肠。

高粱面血肠吃起来好吃,做起来却不容易。据说,只有几位老人才做得地道。首先把高粱浸泡之后,在石头碾子上碾掉表皮,变成秫米,当地叫“伐秫米”,再用清水把秫米淘洗干净,经过闷粉之后,再拿到石头碾子上碾压成细面,用大铁锅里烧得滚烫的开水烫。这可是个技术活儿,一根纯正的高粱面血肠,绝活儿就在这里,烫得不到火候,发黏,就丢了手艺。烫好的秫米面拌在猪血里,加进猪肠油、蒜末还有花椒大料等,其他还有啥作料,那是秘密。这样的血肠煮熟之后,用刀切开,面亮、筋道,别有风味。直接吃也好,炒、炖也罢,都不会走形。

柳黄屯,一个有历史、有故事、有风景、有特色小吃的地方。

微小说

两个属相的人

李海燕

细花婶儿属龙,也属牛。

一个人两个属相,看似有点儿离谱,但细花婶儿确实有两个属相,她的两个属相,属龙是爹娘给的,属牛是有效身份证上的,差得也不多,三岁而已。

在家里时也没人在意属相,只在本命年的时候,属相才被人重视,好在细花婶儿的亲人都知道她属龙,本命年的礼物都是龙年相送,7年前,细花婶儿去北京务工的时候,因为两个属相,让她尴尬了一回。

细花婶儿和素敏是邻居,素敏两口子去北京打工好几年了,做绿化工作。孩子们大了以后,细花婶儿也有了出去打工的想法。那年素敏两口子从京城回来,到细花婶儿家串门,任人唠嗑,素敏告诉她,在北京做绿化的大多是外地人,夫妻同居多,活儿不累,也不少挣。细花婶儿动了心,种完地和男人合计合计,就一起去北京找素敏两口子去了。

人家问细花婶儿年龄。她说50岁,属龙的。递上身份证的时候,人家抬头仔细地端详她。细花婶儿面对那种眼神儿有些惊慌失措,哪儿不对吗?当然不对了,53岁的我们也要,但你没必要撒谎。细花婶儿忙着解释,素敏也跟着帮腔,但没能改变人家对细花婶儿不诚实的第一印象,最后人家一挥说,你可以走了。

外面的阳光刺眼,走在北京街头上的细花婶儿两口子,热汗顺着脸颊淌到脖子上。男人的脸拉得老长,挺好的活儿,被你搅黄了,这人生地不熟的,和素敏两口子分开了,东南西北都不清楚。细花婶儿觉得委屈,我哪儿知道是这个结果,我只是实话实说。

转了一天,在素敏两口子的帮助下,他们在另一个小区落下脚来,还是绿化的活儿,这次细花婶儿学乖了,不说话了递身份证。

细花婶儿两口子在京城一

干就是7年,俩人60岁了,那个胖胖的经理通知他们劳动合同到期了,他们可以回家了。细花婶儿和丈夫跟那些花呀草呀树呀的一一告别,乘车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。

细花婶儿看到村子比7年前有了很大变化,新房子一家比一家盖得漂亮,小院子修得整齐美观,但整体环境不协调,树木品种杂,你家种刺槐,他家种垂柳,还有种芙蓉、银杏的,参差不齐。看到这些,细花婶儿若有所思。不久,村委会换届选举,细花婶儿觉得她的人生应该打破往常的平淡了。

细花婶儿上高中的时候,是镇高中的学霸,她的班主任曾预言,细花婶儿能考个名牌大学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细花婶儿念到高三上学期,她父亲上山摔坏了腿,一家子七口人,只有她母亲一个劳力。作为长女的细花婶儿,一咬牙退学了,肩上颠着一把锄头,汗水和泪水洒在庄稼地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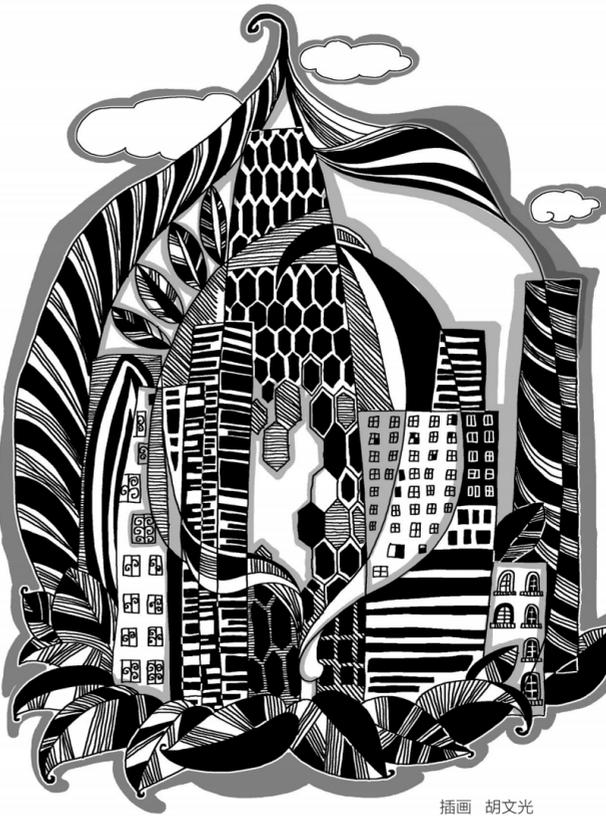
有了想法的细花婶儿开始走访父老乡亲,希望大家支持她参加选举。大伙儿都知道土生土长的细花婶儿聪明能干又有爱心,尤其是这么多年的京城打工经历,让细花婶儿说起新农村的绿化来头头是道,显然比从前有了更多的见识,大家都表示选举的时候愿意投她一票。就在细花婶儿满怀希望的时候,听村里人说,今年60岁不能参加选举了。

细花婶儿不服,找到村里,对屋里的村干部说她没到60岁,是当年换户口簿时搞错的。村干部说,当时咋没想去改一下。细花婶说,最初也想去派出所改的,但考虑到农村户口也不涉及退休啥的,就没去。细花婶儿找来村里几个同年生的伙伴儿,让他们为自己作证。证人都说是事实,可有效身份证摆在那儿呢,除非更改过来。细花婶儿去了派出所,找当年那个管户籍的民警。那名民警已退休。细

花婶儿说明情况,新的户籍民警说,现在全国联网,户口不是想改就能改得了的,可能要等的时间很长。细花婶儿一想,等我把户口改过来,黄瓜菜都凉了。细花婶儿闷闷不乐地离开派出所,路上心里直犯嘀咕,我这辈子注定这样平平常常地活了,叹了一口气,决定退出选举。

选举前几天,细花婶儿被村党支部书记叫去了,说有事跟她谈。细花婶儿左猜右猜也没猜出个所以然。

村党支部书记跟细花婶儿唠完后,细花婶儿脸上笑开了花,一路上脚步轻盈地回到家里。到家就开始翻找那本在北京做绿化时记下的绿化知识笔记本,丈夫说她发神经,那东西还有啥用处。细花婶儿看着男人,眼睛向上一挑,用处可大了。村干部的最高任职年龄没有规定60岁不行,60岁是我们村的规定,不过,我——梁细花,虽退出选举,却可以成为台子沟村绿化工程办公室的特别顾问了。



插画 胡文光

80岁的样子

宫春子

每个人都有童年,虽然很多人不记得自己童年的模样,但天真、可爱是所有孩子童年的群相;每个人都会长大,都会变老,当人们青年、壮年时,偶尔会想10年后、20年后自己的模样,能拥有什么?能过怎样的日子?能变成什么样?虽然中年、壮年、初老之年,人们生活各异,没有群相定格,但各年龄段,人人都有不同的美好。70岁后,人们不再想象自己80岁,90岁后的模样了,却偏偏又有了老龄群相,只是那群相,大多让人不欢喜,甚至有点儿望而生畏。而我的一对老朋友,却颠覆了人们对“老”时代的固有印象。

这是一对在60年前携手走进婚姻的夫妇,妻子今年81岁,退休前在机关做财务工作,我叫她李大姐。她丈夫今年82岁,退休前是某县市级公安局局长,我称他刘局长。

李大姐和刘局长退休后的日子很热闹。李大姐说:我们把81岁、82岁倒过来读,我今年18岁,他18岁。其实,若看背影,李大姐还真像28岁,因为李大姐梳马尾波浪长发辫,瘦瘦的腰身,喜欢穿连衣裙,还喜欢穿带跟的皮鞋。记得李大姐有一双红色半高跟皮鞋,是她儿子给她买的。李大姐说:穿上脚可舒服了。我们老两口的衣服、鞋,都是儿子给买的。李大姐这样说时,脸上、眼里都溢满了笑。

而18岁、28岁,可不是指外貌,而是指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。李大姐和刘局长都是作协会员,是一对文学伉俪,而他俩的文学之路,却起步于双双退休后。

刘局长退休前在公安局工作,属于“武”行,偶尔写几篇新闻稿,算“舞文弄墨”过。退休后,刘局长想写前半生经历的人和事,小到一块豆腐、一只鸡、一个鸡蛋、一封信,大到一座城、一处古迹、一段历史、一群人的故事。但由“武”转“文”,并非易事。他最初写完每篇稿子,李大姐都是第一读者,但又不只是读者,还是参与者,因为李大姐帮忙打字,帮着修改,反反复复。刘局长过意不去,就封李大姐一个“作者助理”,但李大姐不甘心当“助理”。说:你写的稿子,我也能写。而李大姐这一写,竟不比刘局长写得差。很快,两人的作品就陆续刊登在各级报刊,夫妻俩的关系也由生活伴侣转成文友,两人常为一篇作品的立意、一句话的语法,甚至一个字的对错争论不休,最后,往往请出“字典”当裁判。写作10年后,他们已经出版了3本文集,累计有380多篇文章,100多万字。两人也在写作中,多了情感纽带,多了生活的充实。

其实,李大姐与刘局长除写作外,生活态度同样令人敬佩,相处之道更令人羡慕。

他们说,我们老两口是天下最幸福的伴侣之一,我们上承优良传统家风,下育一双孝顺儿子。两个儿子不仅为我们买房购车,还在精神上陪伴我们。过去与儿子常有书信往来,现在常打电话沟通,让我们感觉儿子们天天都在身边。

儿子们像在身边,这话真不假。李大姐和刘局长的房子虽已住了十多年,却干净得像新装修的一样,连逢年过节才回来住一次的儿子、孙女房间,也像刚有人住过似的,床上用品整齐,地板、家具洁净,即使戴“白手套”的检查团摸检,也不会摸到半点灰尘。李大姐崇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他们家没雇保姆,卫生都是自己收拾的。而李大姐和刘局长身体也不是特别好,刘局长10年前曾做过大手术,也做过多次化疗;李大姐除患心脏病外,还有胳膊痛的毛病。但两人顽强乐观地战胜病魔。家里收拾卫生、洗衣、买菜、做饭,李大姐事必躬亲。就这样,妇唱夫随,李大姐负责操持马勺,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炖,以及蒸和煮,刘局长负责厨房里的清扫洗碗以及墩板上的切和剁。两个人在厨房各守一摊;两个人的餐桌热热闹闹。

动手、动脑;勤劳、充实。李大姐和刘局长的“老”时代,无论是待在家里,还是走在路上,都倍感花也艳,风也香,日也明,月也亮。

李大姐说:岁月不饶人啊,我突然发现,年轻,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80岁,这个数字太有威力了,我拿出60岁、70岁的照片与现在的比,过去年轻现在老,可谁又能改变自然规律呢?

李大姐和刘局长的文字,朴实、欢快、水灵灵。李大姐和刘局长的生活,情真意切,让人于不知不觉中,就欢喜,就开心。

虽然说渴望80岁,有些矫情,但看了李大姐和刘局长的“老”生活,我想人们不再会惧怕80岁,甚至会爱上80岁。